



《詩經》中的社會生活

第 1730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一

阅读前沿

王尧 记莫言
沈鸿鑫 叶圣陶与《息亲会》
王建军 何其芳诗集《预言》出版小考
刘军 情书中的作家身影

我的忘年交黄源伯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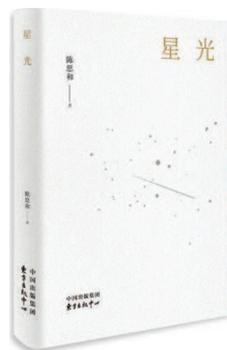
丁言昭



▲1979年3月丁言昭和黃源在上海虹口公園魯迅像前。

◀1994年9月21日，丁景唐、丁言昭父女陪同黃源（中）訪問蕭紅蕭軍當年住過的地方，今上海襄陽南路351號。

每周一书



《星光》

陈思和 著
东方出版中心出版
定价：49元

《星光》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的最新人物专题散文集，写作前后跨度有20多年。作者以温润从容的文字，记述自己接触过的文坛学界前辈和交往较多的同代作家学者，他们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却保持着生命的真实，性格鲜明又印刻着时代的痕迹。从巴金、贾植芳、吴朗西到陈映真、夏志清、章培恒……这些温馨的名字唤起读者深切的怀思，他们仿佛璀璨的星辰，闪烁在宁静悠远的夜空。

黄源原来叫黄河清，我们都称他为河清伯伯。

1982年我请河清伯伯为我的萧红纪念卡题辞，他在10月26日写道：“萧红，萧红，我们最后一次握别，是1939年初在武汉的车站上，你送我回长沙，你知道我即将去前方，激动地说：‘河清大不一样，投入战斗了。’几十年来，我还记得。”

这里，河清伯伯记忆有误，应该是1938年初。1938年元旦，河清伯伯在武汉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文艺界新年座谈会，年初在武汉出版《随军生活》，他当时的妻子许粤华在长沙生下一个女孩，由张天翼和钱君匋坐黄包车送到育婴堂，解放后多次寻找没找到。不久，河清伯伯作为《中央日报》和《新华日报》的特约记者回到萧山、海盐一带采访。以后他去金华，8月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。1939年初，随陈毅到敌后茅山地区，不可能在武汉。

鲁迅的学生黄河清

我与河清伯伯通信，开始于1977年，起先我向他请教的并不是关于萧红的事宜，而是关于鲁迅的，例如鲁迅与《奔流》、鲁迅与

波艇等，特别是鲁迅到劳动大学演讲的情形，当时是河清伯伯记录的，所以去信请教。

爸爸丁景唐告诉我，黄源是鲁迅的学生，1927年10月25日第一次见到鲁迅，但真正开始交往，已是鲁迅的晚年，即1934年至1936年的最后三年。仅仅见于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，他们互通书信、相互走访、投寄稿件的达150多次，其中黄源到鲁迅寓所有76次，黄源致鲁迅27封，而鲁迅致黄源57封，实际上来往的次数，远不止这些。

那时候，我经常将发表的文章寄给河清伯伯指教，几乎每次收到信，总会看到他的点评。

1978年第一期《南京师范学院学报》上，刊登我的文章《鲁迅和朝花社》，立即寄给河清伯伯。他来信中说：“六张纸的信收到的。《南京学报》及信都也收到。你的文章拆开即读，很满意。对我也有帮助，因为我久未看到《朝花》，虽则有个概念，但不具体。根据你的文章看，《译文》文与图（木刻）都是《朝花》的发展，虽然是质的飞跃，假如你拿这两者来比较，可以看到相同之处，而又有区别。”接着河清伯伯婉转地说：“你没有把《写于深夜里》鲁迅先生对柔石

的怀念的感情写进去，你指出这是中国介绍外国木刻的创始，‘柔石……尤喜欢木刻，珂勒惠支的版画集……到上海，……介绍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，好的，我一个人来看’，鲁迅先生曾经这样写的。”他说了自己的感受：“我读到此处，感情总要激动起来，你在此文中可以把这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，移入进去，使文情并茂。你的文章，事实、说理都有力，你对鲁迅扶植后一辈也说的，但不具体化，感受力就减弱了。”（1978年4月1日黄源致丁言昭）

1980年第一期《社会科学》上，我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陈友雄合作发表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成立与活动》。爸爸到杭州去时，把杂志带给河清伯伯。他收到后，在给我的信中说：“你爸爸带给我你的‘民权同盟’的文章的《社会科学》，他写道：‘看看小丁的文章，也可让你高兴。’真的，我非常高兴地今晚读完了你们的文章。1933年的民权保障的活动，鲁迅从同盟成立到杨丧礼，自始至终积极参加，所以宋庆龄对鲁迅也是钦佩爱护之至。这篇文章中的内容，是记载同盟活动最详细的一篇，读之收获很大，这也是我读你的文章中最使我高兴的。”

信尾写道：“你的老公公1980年4月29日夜10时50分读你文章后写的。”

“问不倒爷爷”黄源

凡是我写文章时，碰到弄不明白处，总是问河清伯伯，他就好似一位“问不倒爷爷”。1978年爸爸给我出了个题目，让我写写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的李伟森。李伟森曾编过《少年先锋》杂志，这个刊物属于一级革命文物，很难看到。后来爸爸请朋友为我开了“后门”，到上海一大会址资料馆去，看到了全套《少年先锋》。但是一些细节弄不清楚，于是，我写信给“问不倒爷爷”。

1978年12月14日夜11时，河清伯伯在信中说：“你写《李伟森和《少年先锋》》，你对李伟森有什么问题，留着，我认识他的夫人，是我的老朋友，可是现在他是她的前夫，不熟悉的人，不便访问，你把问题留着交给我，我有便去访她时偷偷地问她。”

后来，我综合了李伟森的资料，写了一篇很长的《李伟森和《少年先锋》》，可惜在1981年10月20日《社会科学》第五期上发表时，只用了其中一小段。（下转第二版）